

義 和 坊 一

众 安 桥

《乾道志》卷三

《桥梁》：众安桥。

《淳祐志》卷七《桥梁》、《咸淳志》

西河，众安桥。清湖至此止。

《咸化府志》、《万历府志》、《康熙府志》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、《光绪府志》

众安桥。南北跨大街。

《嘉靖仁和志》

众安桥。达鹅鸭桥。

《乾隆府志》

众安桥。清湖河自此与市河合，稍东北为鹅鸭桥。

《乾道志》卷一

太平惠民西局，在众安桥。

《咸淳志》

太平惠民局，局凡五，绍兴五年置，从户部侍郎王俛之请也。西局，在众安桥北。

《清波别志》

苏文忠知杭州，以私币金五十两助官缙，于城中置病坊一

所，名安乐，以僧主之。三年，医愈千人。与紫衣。后两浙漕臣申请，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，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，从之。仍改为安济坊。辉四十年前见祥符寺一老僧言之：先师实隶安济坊。坊元在众安桥，迁于湖上亦未多年。今官府既无提督，纵多生安乐，无以激劝。驻蹕之地，理宜优异，若举以旧制，推广仁政，以拯疾苦之民，县长吏其毋忽。

《咸淳志》

崇宁元年八月，诏诸路置安济坊。二年五月，两浙运司遂援苏公之说以请，仍改病坊为安济。绍兴二年，诏临安府置养济院。十三年十月，又因臣寮之请，下钱塘、仁和两县踏逐，近城寺院充安济坊籍，定老疾贫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自十一月一日起支常平钱米，每名日支米一升，钱十文，小儿半之。止次年二月底。二十九年以后，又屡降指挥展半月或再展，仍申严奉行灭裂之罚。乾道初，遂展至四月终，犹恐病者未愈，至七月终食新方行住支。呜呼，仁哉！烈圣之用心也。〔附注〕苏公有与某宣德书云：蒙遣人致金五两、银一百五十两为赈。轼自黄迁汝，亦蒙公厚饷。当时邻于寒呼，尚且辞避，今忝近臣，尚有余沥，未即枯竭，岂可冒受？又恐数逆盛意，非朋友之义，辄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。此盖某在杭日所置，今已成伦理，岁收租米千斛，所活不貲，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。此公家家法，故推而行之，以资公之福寿，某亦与有荣焉，想必不讶。至于感肺之意，与收之囊中，曾无异也。

《梦粱录》卷七

《小河桥道》：出御街投北曰众安桥，……其众安与观桥皆平坦与御街同，盖四孟车驾经由此两桥转西礼部贡院路，一直过新庄桥，诣景灵宫行孟飧礼也。

《武林旧事》卷一

《四孟驾出》：先期禁卫所阁门牒临安府约束居民，不许登高及褻袒观看。男子并令衫带，妇人裙背。仍先一日封闭楼门，

取责知委，不许容著来历不明之人。殿步三司，分拨统制将官军兵六千二百人，摆靛诸巷。至日五鼓，地分头项沿门驱逐杂人外，仪卫节次，……有执灯笼亲从两行，各七十四人，到众安桥去烛，驾回先行。

按：大内至众安桥天已晓，故去烛也。

《嘉靖仁和志》、《康熙仁和志》

跨街牌坊：解元牌，在众安桥南，为嘉靖戊戌科进士张濂本邑立。又进士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己丑科进士杨祐吴瑞俱钱塘立。又同升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庚子科乡进士高仪钱塘、方廉新城、汪元臣钱塘、朱瑞登海宁、邵大章钱塘、戴甫昌化、张治本邑、梁钺本邑、章楷富阳、金钟本邑、陈洪濛本邑、汪烜临安、张溥本邑、吴遵晦钱塘、张椿本邑、郑棐临安、许应亨钱塘立。

又崇俊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癸卯科乡进士俞守道本邑、沈梅钱塘、祝世廉海宁、许岳钱塘、顾楫本邑、卢大经本邑、褚相海宁、孙塘本邑、傅钺本邑、徐炳海宁、马三才本邑、沈淮本邑、沈淳海宁、沈坤本邑、姜云鸿钱塘立。明扬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辛丑科进士高仪钱塘、杨周本邑、陈鸿范本邑、陈鸿仪本邑、张治本邑、方廉新城、许钥钱塘、陈善钱塘、王俸前卫、朱瑞登海宁立。又进士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戊戌科进士朱应云海宁、沈奎海宁、钱芹海盐、陈宪嘉兴、盛唐嘉兴、卜大同秀水、姚汝向崇德、刘廷仪、刘廷诰俱慈溪、王楠山阴、贾大亨上虞、宋维元余姚、蒋怀德绍兴、魏梦贤山阴、徐纬山阴、金志山阴、杨染山阴、王国桢绍兴、戴维师、黄九皋俱萧山、诸敬之余姚、沈鍊山阴、翁大立严中、叶选、闻人德行俱余姚、侯一元乐清、王健永嘉、诸葛颯兰溪、徐楚淳安、符验黄岩、李一瀚仙居、陈光哲临海、张敦仁丽水立。进士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丁未科进士王大猷海宁、马三才本邑、汪烜临安、顾言本邑、沈淮本邑立。又国桢

牌，在众安桥北，为嘉靖丙午科乡进士王勋^{本邑}、沈棟^{本邑}、朱玘^{本邑}、陈世臣^{钱塘}、李志^{钱塘}、沈佩^{本邑}、顾言^{本邑}、王应龙^{本邑}、陈所闻^{本邑}、姚文炳、紫祥、江圻^{俱本邑}、潘翊^{海宁}、孙本^前卫、朱衣^{海宁}、徐祥^{余杭}、丁以彬^{本邑}立。又复里牌坊，世进士牌，在众安桥东，为元至正己亥科乡进士陈文举、宣德丁未科进士陈敏政、成化丙午科乡进士陈宪、成化辛未科进士陈良器、弘治己酉科乡进士陈良心、正德丁丑科进士陈直、嘉靖丙戌科进士陈克昌、嘉靖辛卯科乡进士陈方^{本色}立。又六藩节制牌，在众安桥西北，为景泰甲戌科进士李昂^{本色}立。

《康熙仁和志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

众安桥上有施全庙。全尝伏此桥下刺秦桧，被执。

《寅情集选》

《新修众安桥施侯庙记》：奋博浪之椎，狙击秦皇帝而不中；击之而不中，然卒佐汉以灭秦。挟桥下之刃，刺秦桧不中，磔于市以死，公与留侯，功之成与不成岂可同日而语哉？然而气有所激，奋然一往而不顾，以抒其愤懑不平者，则公较难于留侯也。夫以秦之强，蚕食诸侯，统一天下，所由终以亡者，守之不以仁耳。至兼海内而一之者，六国不得而仇之也。桧始终以和好误国，一时名将相或徙或诛，而当时在廷者方且颂功德，言王气，拟金根九锡之加，曾无一人敢与之为难者。公独思搢其胸于五都之市，以为天下除患。是固艺祖列宗在天之灵与中原陷敌之人心欲亟诛之不能者，即公亦岂不知事之难卒成哉？然夺奸回之魄而少阻其气，使天下知忠愤之气犹在于人心也，则公之刺桧，其贤于区区之为韩报仇者远甚。彼荆、聂者流，特感于黄金为寿车骑美女之恣所欲耳。若公者亦何所利，而奋不顾身若是，吾故谓有宋自南渡后为国家死难者自公始可也。予所产地在桥之东北不数武，庙之新，里中诸长老金

谓记之者莫予若也，故为援笔以书之。后之奸回若桧者过公之庙，可不为寒心哉？

《颐綵堂文集》

《杭城众安桥兴福庙记》：杭人祠南宋施伟全为兴福社神。而庙跨众安桥者，相传为神仗节死义之地。昔有藏神颅骨者灵栖数椽，香火最盛。乾隆戊申二月，市人不戒，庙毁郁攸，余过而慨焉，亟谋重建，捐廉为倡，仕商乐从，越月落成。尝读《宋史·秦桧传》，神于绍兴二十年正月刺桧不中，磔于市。自是，每出，列五十兵持长挺以自卫。夫神一殿前军校耳。愤权臣之误国，奋不自量而刺之刃，不济则捐躯以殉，亦足赍奸雄之魄而愧当时附和议之士大夫者矣。考神之祀，吴山有忠义庙，俗称施公庙，则专祀施公者。明成化间，廷尉夏时正有记。西湖有翊忠祠，则并祀刘允升、阮顺者，万历间，水部施浚明为记。又《老学庵笔记》谓伺桧入朝，持斩马刀邀于望仙桥下斫之，断桥一柱而不能伤。则未知众安桥之与望仙原同远近如何也。又云，神死时，有一人朗言曰：“此不了事汉，不斩何为？”《野客丛书》载桧自见刺之后，尝独处一阁，虽奴仆不敢辄入。季年违豫，三衙杨存中、成闵、赵密往问疾，召入室中，款语久之，各赠表勋酒两器，顾无仆从，自携出室，则犹然慑一斫之余威也。朱子云，世无忠义气，忽自施某发之。斯言足慰忠魂于地下矣。《续纲目》书施某刺秦桧不克而死，本此意也。神之至今凛凛有生气宜哉！正不得以寻常专聂之行，如伍孚之于董卓目之耳。惜祠隘不能稍拓，而捐费有赢，因并葺驿传道之关庙暨司署东偏之岳祠，次第鼎新。工竣，不可无述，谨书其氏名年月如左。

《听香斋集》

《众安桥施将军庙碑文》：撼岳心坚，大侠感精忠之气。

诛秦色壮，普天泄公愤之怀。惟聪明正直为神，匹夫仗义在皋。宪云雷而外剑客流芳。黯黯一抔，此地是要离穿冢。昂昂七尺，当年说豫让捐躯。考宋行在之城坊，钱湖门近有施将军之祠宇，军麓司傍。将军讳全，为殿习小校。值申王之肆虐，忿忠武之衔冤，攫彼凶锋，殒于毒手。浙人士钦其亮节，酬以明湮，盖升芣苢豆之区，即抽刃系衣之地。有水潦旱干则祷，具牲牢酒醴惟虔，祀神于众安桥之土谷祠，由来久矣。当夫翦头踪杳，长脚焰张，猢猻成群，城狐独据。隗家狱卒，知隕涕于忠良；何九飞仙，耻屈身于皂隶。狂如胡迪，叩□九幽；幻托颠僧，预留一偈。可见人心不死，直道常存。苟一隙之可乘，虽杀身其奚悔？况光尧夹膝，久为权相储力，孟后遗装，亦代元勋隕涕，岂独朱仙镇之将士，欲兴晋甲于临安耶？而将军一身是胆，三尺飞霜，隼摩突起于舆前，徂伺密藏于道左，欲清君侧，有义旗直指之风，誓斩佞臣，具请剑尚方之概。使竟分尸戮桧，压日除秦，现匕首于图穷，漆头颅为饮器，则借押衙而传语，法胜冥诛，腥跪墓之游魂，身先血污。口称密敕，如钱象祖之斩师王；命毕荒庵，若郑虎臣之戕秋壑。可以雪东窗之恨，消北寺之冤，使万人于鹅鸭桥西均一笑，而猢猻树倒，詎不群情大快，此举有名。其奈凶党已成，老奸偏刁。驺卒戕金吾之卫，禁门多赤幃之悬，铍已交胸，刃难陷背。心动于柏人道上，似有前知；床移于偃月堂中，工为预计。于闾玉密围其颈，毡浑脱巧护其头，纵夸妙手之空空，莫遂丹心之耿耿。徒令暴尸聂政，酷甚刳肠；触树锄冤，勇忘碎首。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然而遣盗而杀辅，□唐上皇之灵也。袒臂而诛淖，成齐湣王之志也。将军以涅青部曲，矢葵赤忠忱，安知非二圣所凭藉，以吐一时之气。彼从龙卫卒，收肆苗刘；叩马书生，甘臣兀术。效奔走于南湖，府第尽多花腿雕儿，媚趋承于

东阁，郎君不少朱门狗党，丧心至此，夫复何言？闻将军风者其亦可知愧矣。懿夫爵金龙谢河伯，受封于宝庆功扶王之妹，灵奇虽著，故实无微。此则名留宋史之编，事附鄂王之传，以忠食报，于典为宜。屈英流于秦廷十客之中，陆务观言殊难信；济义士以吴下五人之列，颜佩韦志恰相符。爰泐贞珉，用彰伟烈。或瞻华表，永护灵旂。庶看贯日之精，历千古而白虹尚吐。永傍栖霞古庙，有九天之老鹤来归。铭曰：施伯之裔，著姓于鲁。在汉有仇，易曰纂古。世秉文德，笃生异人。桓桓爪士，赳赳武臣。维神才力，狄武襄亚。用佐中兴，足支大厦。朝有巨憝，天步维艰。以身作饵，为民除奸。非沽直名，非任游侠。忠义传中，位置允惬。峨峨庙貌，赫赫明威。层梁高矗，永镇丰碑。

《小仓山房诗集》

《施将军庙》：一德格天阁正新，一刀杀贼乃有人。敷天冤愤仗谁雪？殿前小校施将军。将军炼心如炼铁，可惜荆轲疏剑术。事虽不了神鬼惊，悬头市上香三日。当时元奸党满朝，缚虎如羊气太骄。忽然刀光狭路照，太师颈上风萧萧。呜乎！三字狱，两宫驾，总在将军此刀下。后代闻英风，尚且有兴者。君不见，脑碎铜椎阿合马。

《东皋草堂诗集》

《施将军庙》（施将军全于望仙桥谋刺桧，今庙在众安桥）：北人归北弃中原，遂使孤臣死负冤。一校尚能知仗义，举朝何独竟无言。堪追国士桥名豫，浪笑将军首掷樊。河上只今遗庙在，恨萦流水共潺湲。

《西泠怀古集》

《众安桥吊施全》：全，武穆军校也。刺秦桧，虽不成，然天地震动矣。朱晦翁曰：举世无忠义气，自施全身上发出来。

庙食百世也宜哉！“直将忠义劲山河，桥下寒潭绿水波。未肯漆身同豫让，何须匕首学荆轲。至今庙貌神如在，终古英灵气不磨。竟与鄂王共祠祀，千秋原有鲁阳戈。”

《杭都杂咏》

施将军庙，在戒民坊众安桥上，祀宋殿前小校忠义王施全。全愤秦桧专权，伏此桥下，谋刺不克，遂戮于市。杭人义之，因立庙焉。

张弼《众安桥题施将军庙》：倡和误国结前盟，诏谕江南素大名。毁冕裂冠甘屈膝，使臣忠愤自难平。刺奸怀刃独狂颠，不料肩□去渺然。举世全无忠义气，魂消雪害有谁怜。

戒民坊号鬼门关，道入阴山泪也潸。恨煞当时贤宰执，不如军校尚诛奸。崇祀邻于鄂王坟，桂酒香醇奠水滨。到底英雄身不死，千秋俎豆报忠勤。

《古今体诗偶钞》

常潞《施将军庙》：我从桥上拜将军，流水无情两地分。三尺青萍偏耀日，一腔碧血直干云。锄秦未了魂应泣，报岳难成恨转殷。西望栖霞心欲裂，壮怀千古孰为群。

《杭郡诗辑》

邵隽《众安桥》：豫让终危赵，荆轲誓击秦。三年埋碧血，一剑泣孤臣。气壮河山色，天成铁石身。至今桥下水，流恨为何人？

《北山集》

《施将军庙》：风波犹折大将旗，五国龙驭无返期。裂眦不得杀金贼，有刀直斫秦太师。事虽不成忠义具，众安桥下潮声怒。巍峨庙貌殿前军，太息雕儿空受赂。

《东海半人诗钞》

《和松雋夫子七夕忆杭城兴福社诗》：丞相上殿意气豪，

小校突出腰间刀。欲为天下杀此贼，杀之不克忠魂号。忠魂号，奸魄馘。虽输虎臣竟击似道殂，直过隗顺能悲岳王死。岳王死后和议成，几人敢与长脚争。将军剗刀遭寸磔，天地震动神鬼惊。请看宋社屋，已及六百载。将军血食临安城，士女年年纷祭赛。兴福有社降福长，格天无阁天照章。迎神曲里焚椒桂，犹似当年侠客香。

《百一山房集》

《咏施全》：太师头颅压日重，谁敢杀之小校勇。一刀若果绝其脰，百万金人都震恐。两宫驾即还，诸将兵仍拥。直抵黄龙不旋踵，岂特一德格天阁摇动。奈何杀不克，天心亦懵懵。茫茫五国烟尘昏，悠悠三字风波汹。坐使异时貽祸危六陵，恨不此日砍奸身百孔。徒令壮士魂，泣向岳王冢。忠超狱卒隗归辈几筹，愧死部曲雕儿人一种。何当以金添铸将军铁骨耸。□作怒目视，长脚魄尤悚。腰间三尺匕首悬，掌中一颗秦头捧。足消栖霞岭上终古风云愁，更胜兴福社前至今香火奉。

《寅情集选》

《先司李仲敷公暨母毕孺人行状》：呜呼，苍天骨肉之惨，死亡之威，未有如予小子之甚者也。先司李自七月三日赴官衡阳，秩宗于姑苏舟中俯首受训诫，又与兄暨弟执手丁宁而别，黯然之情，泪承睫不敢下也。望之二日，又接父兄书。不意甫旬日，而蛟龙怒之，合室以殉也。数年来，寇蹂躏荆襄间，所过残灭，衡永之郊日夕戒严，且岌岌不能保矣。桂邸在衡阳，事无问巨细必于李官是谘。先君自擢衡州，即奋然曰：

“地方多难。人臣既受天子命，疆场之事，死生以之。昔王尊叱馭不失为忠臣，吾不可以濡迟行矣。”及舟行，出大江，月之廿八过九江小孤山，风迅船驶，未申间，舟轻触尾见，遂覆，溺以死。母兄弟妹外，从死者又十四人。呜呼，痛哉！先亲之

变于七月廿八日，而九江守为吾杭张顾存先生之报于八月十六日。呜呼，苍天骨肉之惨，死亡之戚，未有如予小子之甚者也。父也殉国，母也殉夫，兄弟妹也殉父，独予小子留梓里不克从先亲于九原也。闻讣之顷，天崩地裂，若信若疑，五内西子也。先君因处寒曹，赋诗解嘲。至所游五泄、苕罗、戴山、天姥诸名胜，咸有题咏，俱载邑志中。邑弟子贫者持券通有无，先君数割俸周之，无吝色。待胥吏极严，未尝假以颜色，有犯必重惩之，不稍恕，然未尝以猥琐事责之。以故胥吏等靡不畏服。凡举乡饮必得其人，不可干以私。文湛持尝于京邸语刘念台宗周先生曰：“公乡广文先生蔡君为陈秋涛所得士，是能以对策斥权阉者也。吾儿得之，竟以置额外为恨。”用是故刘先生居乡时，每严重先君。先君闻至郡中。一时如倪鸿宝元璐、祁虎子彪佳、周巢轩凤翔诸先生皆先投刺焉。及先君往报，手折俱再三却不受，其见重如此。抚按廉其实，俱檄奖之，更交章荐于朝。庚辰上春官，又不第。四月，升湖广衡州府推官。先君喟然叹曰：“楚地孔棘，正儒者盘君道过梁溪，时汇瞻高公世泰除楚中学使者，先君曾往谒焉。是日，舟亦覆小孤，死，赖以救得苏。同时业颺者十余艘亦俱覆。呜呼，是又何所得罪而然耶？天道杳冥，幽远难知，独是先君之硕德，一旦遂罹此祸，天之报施善人有难控而问之者，此小子所为号天而欲绝也。闻丧之二日，即飞髯狂奔，而先君子柩已来自京口，予弟尸瘞于江上，予母、予兄竟无从得矣。呜呼苍天，骨肉惨亡。孰有如藐诸孤之甚者！方闻丧时，犹冀母与兄有一获全者，而今并其尸失之。秩宗于斯时魂魄丧失，哭不能出声，既哭且僵，泪与血俱，虽道旁闻之，莫不为之酸鼻泣数行下也。呜呼，人生至此，无可言矣！曹娥一弱女子尚能披发乱流，抱父尸以出。予小子真不一女媛若矣！先君身虽殉国，然无尺寸之功，有益民社褒恤之典，非所敢觐矣。虽未绝之线存亡未可

知，然生平硕德有卓卓可记者，倘仁人君子锡之一言，以不至于泯灭也，则予小子之生犹贤于死。先君讳仁洽，字仲敷，号润生，仁和人，后迁山阴之白洋。六世祖讳宗宪，仕至四川提学副使，武宗时平宁庶人之乱与有功焉。见《王文成集》中。曾祖东泉公，始及杭，以愿让举乡饮宾。祖讳学谟，少时有勒功燕然意，自号燕然。为诸生，文声振甚，操选政风行海内，所著有《尚书续蔡纲目》、《拟左》诸书。举四子，独先君读书承先业，入仁和庠。周季候宗建先生时令仁和，季试取冠军，相见甚欢，以文章节谊相勖，一时学使者试俱高等。先君食贫，家窶甚，然力学不倦，夏月纳两足瓷瓮中，挑灯夜读，博极群书。交游皆四方知名士。凡所馆谷地，一时拥巨资者皆慕与婚姻，惟恐不得。当甲子举于乡时，陈秋涛子壮先生主浙江试，先君赋鹿鸣，时先生即举先君对策及首闕，结语谓为“气节之士”。先生策问，刺权阉，后果以是得罪去。时先王父已丧，先君奉王母俞极孝，日为三举觞。兄嫂及弟妇俱少而孀，先君即以子嗣宗继大宗后，抚弟遗孤如己出。丙寅，先王母艰，毁瘠骨立。冬，杭郡于西湖建魏阉祠，祠树碑，郡缙绅孝廉无敢不预名者。先君独白之藩司曰：“某衰经之人，恐触忌讳，得无厕名为便。”当事者亦不之强也。居乡，无所请托，筑数椽，著书其中。同谱中，于江左独契姜崐愚思睿、凌茗柯义渠，同郡则钱瑞星受益、钱武山喜起诸先生。会季候周公以御史殁事及于难，先君私为之恻，为撰杨左诸公十人传。魏阉败，将梓行于世，以姻党有为魏阉儿者故中止。崇祯甲戌会试，为文湛持震孟先生所得士，以表为录者诿误不第。先生恒于陈大士际泰、文灯严德翼前称之。谒选得教谕诸暨。诸暨故腴壤，俗负气善讼。先君至，即进诸弟子规勉之，以敦行谊饬廉隅为先。因课诸弟子艺甲乙之。丙子、己卯连隽春官者数

人，先君陶翼之功为多。督学闽中，乾所刘公麟长刚校不可犯，独待先君有加礼首。按绍刻小学诸书，凡所讎订咸倚先君以为重焉。先君既已屈志于寒曹，惩苜蓿之陋习也，凡公私服暨堂署舆隶必极严整。署中有山高五、六尺，广二亩，饶竹木之胜，先君构亭榭置书史，与诸弟子陈于来、陈洪绶、骆起明、余纶、余缙辈啸咏无虚日。每遇门人至，必为之设饮靡厌。时秩宗兄弟俱已列黉序，擢号能文，先君题庭前联曰：“王庭多玉树，南郭有佳人。”佳人盖指无主，擗膺顿足，呼抢竟日夕。终天之恨，有非恒情所能喻者。秩宗非不知抱石以殉亲，顾念先世未斩之祀不绝如线，若遽焉沟渎，深惧先亲之为若敖也。由斯以言，未俗所云从死地下者，徒虚语耳，曷足信乎？先亲之变，或曰：风涛之险，皆有神焉主之，凡宦游客舟，行必备牲醪、焚楮币、致祭如仪，否则神必怒之，灾祸在呼吸间。方舟解缆日，胥吏暨舟师咸以白，先君不可曰：“吾以公事赴官，无所于私，乌用祭。”为是舟之覆殆有神祸之者焉。或曰：是舟先曾覆，死者同十九人，是其求代者。或曰：小孤山有神，先是张道陵裔曾窃其履，神怒之，故终其身舟行必枉道，不敢过小孤山。予兄赋诗嘲其事，遂罹此祸。前覆舟三日，逻役夜鸣柝者云见衣白者，貌若天神，徘徊舟上云。呜呼，先亲竟以是数者而死耶？先根错节时。李官为一方所倚重，今倥偬多故，非若平时，徒取晓律令、平反疑狱、去贪猾吏，求称职而已。”先君固博综往事，及是又集古人诸大政，自战阵、防守、储饷、屯垦及历代名臣治迹可见诸施行者，更加研讨。自燕反吴月余间，无不谙练。临行，延幕僚数辈，每有所商榷，皆逊谢以为不能及。先君自拜官归里门，自以为不得预于甲科为恨。辞墓时，服素服拜谒，色若有不豫者。独秩宗进曰：“士君子一行服官，顾所建立，有神国家已耳。今

天子锐意用人，不以资格限。先朝以功名著者，相业如杨公士奇，台宪如海公瑞，未闻专以甲科也。大人又何憾乎？”先君闻秩宗言，稍为解颜。吏胥自衡来迎。衡隶州一、县九，故事邑长吏例具贺，并长夫费县各百金，先君俱挥去之。时诸暨胥有来送者为语前所以铎暨阳时状，衡吏胥皆失色，各私相谓曰：

“行坐困数年矣。”呜呼，先君方思敷历一方，以为国家矜全民命，振肃风纪，而更有所张弛，为保障岩疆、驱除剧寇计，孰意其殒于中道，且合室以为殉也。先君性坦率无崖岸，虽谈笑饮酒极欢，终不失其常度待亲党故旧。伯某，年既耄，舅誓，而俱贫，岁遗粟帛杂物无算。族弟某，应童子试，府荐剡为却他人金必先及之。弟某，以误杀人，具趣狱急甚。先君为解之不遗力。方为诸生困时，为外家所薄，及既贵，外家已中落，为收恤之，终其身焉。凡葬族之不能葬者三人，嫁女子之不能嫁者二人。廉于财，自为孝廉以逮既官，凡十余年，积屋仅数椽、瘠田十余亩。临行复假贷诸亲故，始克治装。盖先君生平梗概略具于此。先母孺人毕氏，名家女，万历朝同系有仕为秋官尚书者，归先君二十余年，相庄以礼，抚秩宗诸子妇以慈，既以子出继大宗，待两孀妯俱多方矜恤之。兄祠宗，既婚，妇沈凡岁序谒贺必令先趋妯所。暨署中有桑母集诸女奴育蚕得绢十余疋，会孤侄将婚，悉以为其衣被，无寸缣为子女私者，其矜恤姻族类如是。性俭约，服御无完衣。先君上公车内外费无所给，母集诸婢侍女红，凡师友供饌悉从十指出。遇伏腊祭祀，母必躬上饮食，奉觞如平时。先君既不屑屑于家政，母操持巨细事无不曲有条理，自亲党宾客以逮臧获，咸颂母贤，如出一口。秩宗既娶有妇以婚于外家，未能奉母一日欢，而母已匆匆就道矣。秩宗于姑苏舟中拜母而别，母囑曰：“明年夏秋之交当遣汝兄归试。汝兄弟各自努力！”孰谓此言遂成永

诀，不获再侍膝前一亲色笑也。呜呼，遗容尚在，杯棬犹就存，而母之遗骨竟不获一返故丘，罔极之思，直计穷于无可如何也，岂不痛哉！先君生于万历己丑三月十三日戌时，年五十有二。先母生于万历戊戌十月十二日丑时，年四十有三。自殇歿外，凡男子三人。兄祠宗，字可宗，方襁褓时即继大宗祀。年十五为仁和诸生，受知于江右黎左严之宽宗师，一目十行下，手书无所不综贯，工诗辞古文。生平喜为任侠行，友贫困者振援之甚力，富人狂騃者即呵骂之，内兄弟虽豪，视之蔑如也。戊寅，受业虞仲鹈宗瑶先生门。先生奇其才，称为陈大樽子龙，伯仲一时，小筑诸先辈争交口誉之。西陵文社，兄文多为同人所叹服。丙子丁丑间，尝随先君登苕萝山，阅王右军遗笔，吟咏其间，因著《西子文》三十余首，梓行于世。余著述俱携之行，无存者。死时年二十二。娶沈氏，武昌同知某公女。举一子，曰麟孤。秩宗，郡诸生。妇郭氏，某女。弟岱宗，年十四，伟身方面，自就塾时已遍诵诸书，尤专于《左》、《国》，为文咄咄有奇气。年虽弱，所持议论即诸长老皆为之屈。妹衡，生甫四月。呜呼，先君亲子女仅四人，三皆相从于难。秩宗独何人？尚醜焉苟活于此也。先君尝训秩宗兄弟曰：“士人读书，非仅工辞章炫文采以矜能于世已也。为臣者克尽其忠，为子者克全其孝，五伦之地无所疚心，即以之经纬天地、处置民物，不越是矣。今藐诸孤即不获出母骸于重渊，窀穸之事又不获光诸泉壤，是重负先君之遗训，而硕德终无闻于世也。今谨于某月日葬先亲于龙井翁家山祖塋之左，并具母冠帔合葬焉，题曰：“明故楚衡司李润生蔡公暨元配孺人毕氏合葬之墓。”伏冀大人君子锡之一言，庶先司李得借以不朽焉。

《杭郡诗三辑》

李凤仪，字羽彤，号雨桐，仁和人，嘉庆庚午举人，官浦

江训导。雨桐居众安桥，乡举北上留京师者二十载，纵非车殆马烦，已慨金空貂敝。年七十余终于浦江。

《道光壬辰科乡试同年录》

朱斌，字玉章，号梦樵，嘉庆甲子年三月十一日吉时生，浙江杭州府钱塘学附生，民籍，住杭城众安桥南首。

《清河家乘》

张濂二房号泽山，府廩，由主事历升都御史。时分宜当国，所事掣肘，公独正色遇之。与严世蕃、鄢懋卿廷争，几为陷害。嵩欲招致党内，遣心腹俞靖可达意，公叱之，即日挂冠归里，年方四十。构不惑堂，悬其联曰：“四十不动心，善养吾浩然之气；一生惟听命，不殉人非礼之恭”。又一联曰：“耕食凿饮，须知圣贤所乐何事；鸢飞鱼跃，觉与自己意思一般”。日与郡贤士盘桓其中，著《不惑堂文集》行于世。有明制科二百余年，以弱冠魁多士者惟公为最。初，公未第时，与元洲公瀚、三洲公洽与瀛公洲群聚众安桥大街，有异人过，一一指示曰：彼尚书，此都宪，彼发科，此发甲。后悉如其言。

《万历府志》

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，前后张灯五夜。相传宋时止三夜。钱王纳土，献钱添买两夜。先是腊后春前，寿安坊而下至众安桥谓之灯市，出售各色花灯。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、钟馗捉鬼、月明度妓、刘海戏蟾之属，花草则有梔子、葡萄、杨梅、柿、橘之属，禽虫则有鹿鹤、鱼虾、走马之属，其奇巧则琉璃球、云母屏、水晶帘、万眼罗、玻璃瓶之属，而豪家富室则有料丝鱼鲙、彩珠明角、镂画羊皮、流苏宝带，品目殊难枚举。

《杭郡诗辑》

乾隆甲子，解元张世莘乡举时，妇翁梦关壮缪降于庭，因以妙峰功名问。神曰：“汝自检钞袋见蟹两半只。”遂觉。解之

曰：半蟹为解，两半合则元矣。榜发，果得元。是科妙峰录遗三次无名。有故人幕于江南，夜梦有人云：“何不归试？”答曰：“久无此念。”曰：“公不归，浙无元矣！”如此者三，遂心动，束装旋里，至众安桥，遇妙峰徘徊道左，询得其故，乃得同补遗入闕云。

《夷坚志·支癸》卷八

《吴师颜》：太史局令史吴师颜，在京师时，已世为日官。及渡江，掌其职者犹二十年，居于临安众安桥下。绍兴壬戌秋，以旬休不入局。或诣其家邀之出，就相近茶肆款话，若素所厚善者。从容久之，客先起，吴忽仆于地，衣裳有血污湿。主人视之，死矣。一匕首插于腹间。走招其子泽，奔趋而至。遭伤处洞贯肠胃，莫识刺客为谁。但执主人，告官坐狱。数月，鞠不成。府尹以为不应白昼于都市中敢行杀害，怜其无辜久系，犹受杖乃得释。泽继代父任。今为春官大夫，判太史局。予尝质以此事，云殆是宿生冤业耳。

《齐东野语》卷一二

丁亥六月五日，雷震众安桥南酒肆，桌间有雷书“迨杳永”三字，此类甚多，殊不可测。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？

《异闻总录》

昔京庠有士友数人，步月夜行，见一小厮持红纱笼前导，一少妇冉冉后随。士友疑其暮夜独行之异，迹而视之。至众安桥左侧，扣内医张防御门，谒药。张启户视之，即掩门不纳。次扣李提点铺，李出视，延入，遂为诊脉。士友候久不出，默志两医之门而归。次早，访张防御，曰：“暮夜独行，必非良家子女，所以却之。”次过李铺，闻其家有哀哭声。问之，则曰：“昨夜一妇女扣门谒药，去后中风而卒。”方知鬼化为妇扣门求医。岂非李见其华丽动兴而致然耶。

《宋高僧传》

释贯休，受众安桥强氏药肆请，出罗汉一堂，云每画一尊，必祈梦，得应其貌方成之，与常休不同。

《七修类稿》

杭众安桥有里士号秀山，门户萧然。后推一命，因批曰：“火入金乡，必主弟兄离散。”其人惊曰：“吾兄赴金乡军，吾兄弟俱送之，至彼而病死，是火入金乡而兄弟离散也。先生岂神人欤？”因荐誉之。自是来者充斥。

千 胜 桥

《乾道志》卷二

《桥梁》：新桥。

《淳祐志》卷七

《桥梁》：小河，新安桥。

《咸淳志》

小河，新安桥。新安坊内。

《梦梁录》卷七

《小河桥道》：新安坊东曰新安桥。

《成化府志》、《嘉靖仁和志》、《万历府志》

新桥，旧名新安桥，上有千胜庙。

《康熙府志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

新桥，旧名新安，上有千胜庙，亦名千胜。

《康熙仁和志》

新桥，旧名新安，康熙二十六年重建。